

# 承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

第二期

## 《承言》 目錄

每月一號出版

霍學研究：許志毅（會長）

唐學研究：陳健恩（副會長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學研究：《霍師之教化哲學——以成長生命為宗旨》.....	2
唐學研究：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《祠廟與節日》.....	4

## 霍學：研究方向

- 霍師之思想，通透靈活、敏銳深刻，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。此有賴霍師思想中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、根於經驗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、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。
-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，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，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。

許志毅 會長

## 唐學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，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，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，才對實踐障礙，有提點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們把義理，分類列點，成為架構。但從實踐上，如何開始？如何繼續？則難解答。要活化義理，把架構變成動態，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，才對實踐步驟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，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員等。再記為知識，才能在生活以外，作純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並非知識，而是感受：內心的苦與樂、精神的升與降、理想的顯或隱、得失的喜與哀，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。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擔者”與“承繼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陳健恩 副會長

## 霍學研究：《霍師之教化哲學——以成長生命為宗旨》

許志毅

上文提到，霍師指出唐先生之思想，乃以《人生之體驗》一書為基石，而此書“並非一本知識性的書，而是唐先生悟道時的心路歷程”，亦即唐先生之學問乃以其悟道為根據。霍師指出“唐先生之書是使人生命成長之書，而非只在於成就一知識系統或哲學系統者。自其終極目的而言，亦即只在於成教”。至於唐先生之客觀事業，雖然其最終成果不一定能盡如人意，但是其“成教”之意義絲毫未減，“其客觀價值不容抹殺，亦已寫入歷史，在歷史上發揮了承先啟後的作用。”唐先生可謂盡心、知性、知天，則有何憾？

### 人生最值得做的事

唐先生是以生命實踐來呈現“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”之意義。人能悟道，即能體會生命之真正價值，也會寶貴他人、乃至以後世代的人之生命價值，那麼就一定會慈悲眾生而傳道，傳道就要“成教”，而且不傳則已，要傳則一定做到“止於至善”之境。所以，霍師常常這樣說：“人生只有一件事值得去做，就是成長生命”，要生命成長，就要鍛煉，還要做事、事上磨煉，透過承擔來鍛煉自己。正如霍師所言，唐先生會通了人類各種文化活動、各種重要的哲學思想，他的學問可謂無所不包、無所不通，而且為不同文化思想作出定位；那麼霍師如何繼承唐先生的學問，乃至有所開新呢？要了解此問題，我們要先對“傳承生命成長的學問”之意義有所明白。

從上述所言，唐先生之所以能成教，是基於他的悟道。唐先生即基於他的悟道經驗，開創出他的教導眾生的內容，或講學、或成書等。此即唐先生作為老師成教的本分。至於學生要成學，也須要有自己的本分。學生得到老師的言傳身教以後，要靠自己做工夫、磨煉、反省、領會、深化，讓自己生命得到轉化與提升，中間或者會得到老師的進一步指點，但是關鍵還是需要學生自證自悟，證悟自己的生命本質、證悟天理、證悟道。由此證悟，自己的生命得到脫胎換骨，充滿生命力，由是發揮無窮的創造力，基於對他人無限慈愛之心，施與教化。因此，“傳承生命成長的學問”，並非是一種墨守成規、照辦煮碗的過程，而是經歷學生自身的鍛煉、領悟與創造的。

### 成教不同層次之內容

成教，最少有兩個層次的內容，包括：一、回應時代；二、指點個別對象。這兩層次並非獨立割裂的，而是互為支持、相互交涉的。回應時代的信息，可以啟發個別對象；指點個別對象，則可以印證回應時代的信息。兩者之中又以“指點個別對象”為更根本，因為成教是以個別對象之生命成長為鵠的；而道能傳、能繼續回應時代，則必須有能成長、能悟道的人方可繼承。

上文言“唐先生會通了人類各種文化活動、各種重要的哲學思想，他的學問可謂無所不包、無所不通”，此可以說是“回應時代”之教之大成，可以說是已經達至極致了。霍師的學問，在“回應時代”一義上，當然也有其精闢獨到的見解，然而，我們認為霍師繼承唐先生學問之深刻處，在於“指點個別對象”的開創。

霍師在唐先生宏大的學問系統、眾多的著作之中，高度總結出《人生之體驗》為唐先生學問之基石，而此書“是唐先生悟道時的心路歷程”，並指出“唐先生之書是使人生命成長之書”、其付出“只在於成教”。從中可以看出，霍師把唐先生學問之中最核心的關懷——眾生之生命成長——針見血地指出，然後直接了當的提出“人生只有一件事值得去做，就是成長生命”、“人要鍛煉”、“透過承擔來鍛煉自己”，這些都是石破天驚、直指人心的說話。可見，霍師一生的實踐宗旨，就是進行“成長眾生生命”之事。

我們不妨以霍師一個小小的教學個案來說明其教化哲學。有一次，霍師在講到《易經》、漢代思想的時候，引申到算命、風水的學問，講到“若按照風水學的道理，則人若能明白當中原理，選擇適合對應的環境或調整環境的佈局，可以令到人的生活得到更加順暢的開展。”簡單來說，這是因為天地與人的生命就是處於一種互動狀態之中，如果能順應風水原理，則這種互動就會更加好，得到天地的支持，人的生活就能更加順暢了。霍師講到這裡，有一位學生就問霍師：“那麼，我是否要去看風水，把我身邊的環境弄好一些呢？”霍師：“你最好不要去看風水了。”

你們認為，為甚麼霍師叫這位學生不要去看風水呢？（下期待續）

## 唐學研究：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《節日與祠廟》

陳健恩

### 一個獨特的時空

我們有工作日與非工作日，非工作日有假期和節日。假期為工作而休息，恢復精力，再從事工作，此外也別無意義。節日不同假日，亦不同工作日，它以一種非工作，而又非休息的時間出現。

另外，有一些地方，它並非工作場所，亦不是休息、娛樂或運動場所，也不是純為紀念或進行典禮的地方。這些非工作、非休息、非純為紀念或進行典禮的地方，就是祠廟。工作於人生中，代表了緊張的一面，而休息，則代表了鬆弛的一面。在非工作與非休息的時與地，就代表了非緊張而又非鬆弛，非有所事事、亦非無所事事的一面。此種生活或活動，大都具有藝術性、宗教性、道德性，而含有一種獨特的社會教育意義。

人的精神，在節日或祠廟中，在有限的時空中，會使我們在日常相續不斷的工作日與休息日，分離出來，而能通到任何的時空，能通到任可的空間。我們當下的心會更清明，或許會看透我們生活上的一些困惑。

### 接引不同的生命

祠廟總會帶有一點宗教性，因為所敬重的，都是令人心生敬佩，而有所仰慕與祈求的人物。中國祠廟的發展，是人而神的。就如發明農業的后稷，發明蠶絲的螺祖，能治水的大禹，偉大聖賢如孔子，忠勇衛國如岳飛，他們不單有宗教性，而且對社會、對個人，都有人文、人格、人倫的影響。

例如：城隍廟平冤屈，財神廟助得財，月老祠助婚姻，送子觀音助得子，文昌帝君廟助考試。出於感恩、崇德、報功外，亦有求福祿，避禍害之一類。這些亦實與生活相關，人到甚麼祠廟，目標清晰，亦不容自欺。所以中國的祠廟，是屬於多元的，也是民主的。

從教育觀點上看，從理想處，人當可由「個人之盡心知性，以直通直達」最高的境界。但所謂多元，以提供不同的教材或施設，都是為了成就不同的生命，開放不同的大門，作為不同生命的成長媒介。民間上亦不會只准開某一大門，而把其他大門關起來。中國文化理想，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祠廟也從不走向一種宗教上的帝國主義。

## 高廣開濶的培養

祠廟的意義，就是「對於高於我個人之精神存在，產生一種崇敬心」。人有此情，精神就會因崇敬心而上升提起，隨仰慕之情也望自己能與古人有所企及，所以精神可在當下中超越而趨於高明。這種上升的精神，唐先生認為是「一切文化智慧的創造之原」。

從人類的文化，必須不斷向前發展來看，人就不可能沒有這種崇敬心。因此人必須崇敬過去的古人，或崇敬超越的神。

崇敬有對象，必然想把它們客觀地表現出來，所以要畫像、立碑、設牌位、建祠廟。在廟內，念其名，瞻其形，徘徊其中，遙想其偉大，崇敬之心亦隨之而起。祠廟的空地亦廣，建築寬濶，左右連接，通於自然林木，精神提升之餘，亦能旁通自然與人間。廟中的詩文對聯，能直接提起心志，這是中國祠廟中，對生命成長的大用。

中國的節日，不單與人事相連，更與時令相配，與地點相應。如清明在 4 月春分，郊野祭祖；端午在 6 月初夏，水中划船；中秋在 9 月初秋，庭中望月。重陽登山，過年在家。掃墓致其孝，端午致忠君愛國心，中秋望人月團圓，過年與家人朋友相聚。中國節日，把自然、人文與人倫結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相互提升的生活。

## 人類文化之大用

由此可見，現代社會上的場所，包括不同的館藏、大會堂、體育館、教堂，這些都是人類已有知識文化積聚的地方。積聚是過去已有的成果，但還需別有一些地方，可「提高人之精神，興發人的志氣，開闢人的智慧」，為創造未來新知識文化，提供一個培養內在潛能的空間。

另外，現代人在電腦世代所產生的疏離感，無論在人與人之間，人與自然之間，及人與天地秩序之間，都日漸疏離。節日之深義，就是打破這些距離感，建立親和的氣氛。人與人的和諧，社會間的合作，人道中的情感，對來世的關懷，這些陶養得來的東西，都不是單純知識上的理解，可以達到。

節日與祠廟，對現代社會，實有巨大的意義及價值。無論在治家或齊國的立場，都十分值得重新思考。

## 唐君毅先生的話

- 「現代都市化生活，還有很多的問題。如何重建中國未來的祠廟，及如何充實豐富中國民間之節日活動，以及與一套新的禮樂相配合，對於這些問題，我認為比一切問題都重要。」
- 「在祠廟中，在他們神位前走過，他們的為人，都化為一句話，呈現於心。這不是宗教的崇拜，不是藝術的欣賞，不是文學的靈感，不是哲學的思辨，也不是一般道德的實踐，更不是心理學之幻想或一般情操。我頓覺心靈之天門真正開了，許多平時不懂的道理，頓時可懂，許多平時的習氣私欲障蔽意見，超然放下。這種感受，偶然而得，是一種精神上與古人交流默契中的心靈體驗。」

